

解構孤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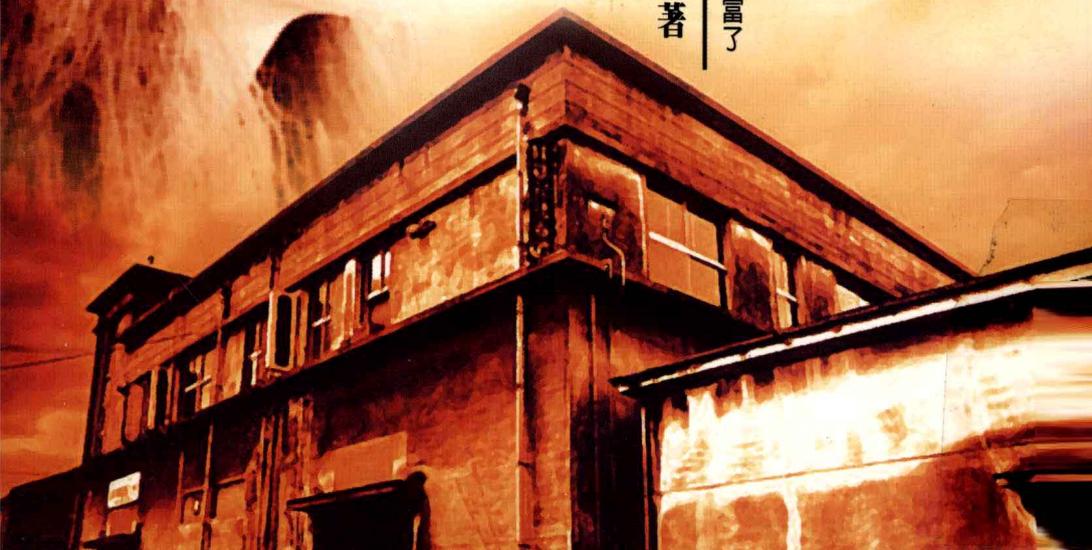
Deconstruct Lone

如果生命不在長短

而在於豐富

那麼阿秀的生命是豐富了

水滴 著



讀文學系列 003

解構孤單

書 名 解構孤單

作 者 水滴

責任編輯 蔡穎如

美術設計 郭麒文

美術總監 周琦萍

發 行 羅明志

行銷總監 賴秀玉

發 行 人 林靖倫

出 版 倫華網訊有限公司

地 址 台北市敦化北路167號17樓C室

電 話 02-2545-5655

傳 真 02-2718-0688

網 址 <http://www.yoshow.com.tw/>

客服信箱 info@yoshow.com

戶 名 倫華網訊有限公司

郵政帳號 19403781

法律顧問 倫華法律事務所

總 經 銷 凌域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 台北縣五股工業區五權三路8號4樓

電 話 02-2298-3838

傳 真 02-2298-1498

印 刷 花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二〇〇四年二月出版

定 價 新台幣 170 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破損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謝謝。

Printed in Taiw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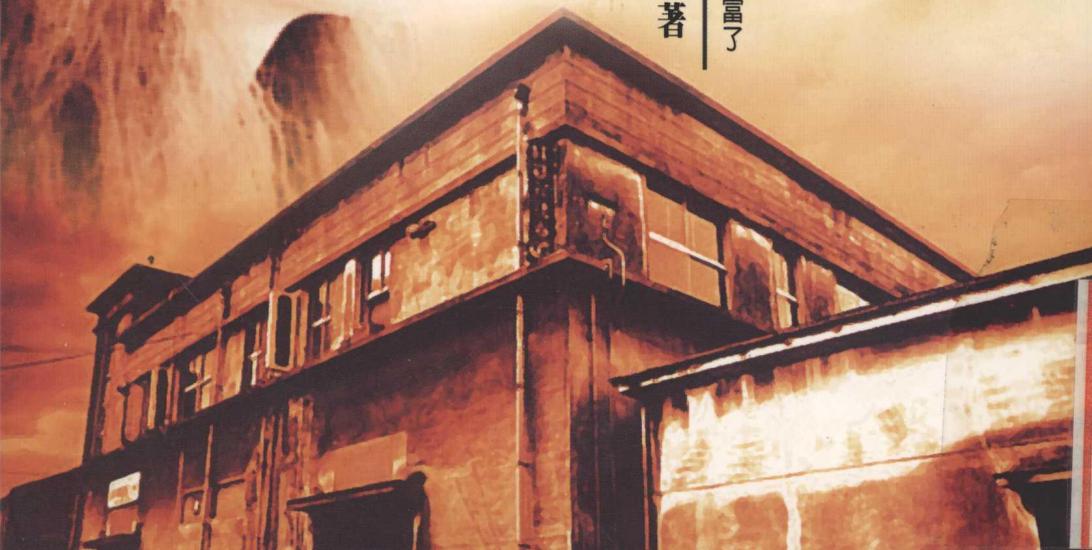
ISBN：957-29262-2-5

解構孤單

Deconstruct Lone

如果生命不在長短
而在於豐富
那麼阿秀的生命是豐富了

水滴 著



某些生命如果可以用幸福來形容
阿秀形容自己是一張不能停止織補的破網
她簡直忘了自己是怎麼活過來的
或者也可以說是她不想去記憶
因為記憶總扯痛她肺腑...

Deconstruct Lone

一位生長在眷村的女孩
憑著自己的努力與毅力，獨立扶養天生失智的妹妹與母親
身心早熟的她，對於自己的感情世界無暇去探索

直到有一天
當愛情光顧她的時候
她才驚覺到
原來她內心也需要被愛的渴望
但在照顧家庭與愛情的衝擊之下
她要如何來面對...

ISBN 957-29262-2-5



00170



89572 926222

華網訊

定價◎170元



倫華網訊

emertech network

www.yshow.com.tw · E-mail: info@yshow.com.t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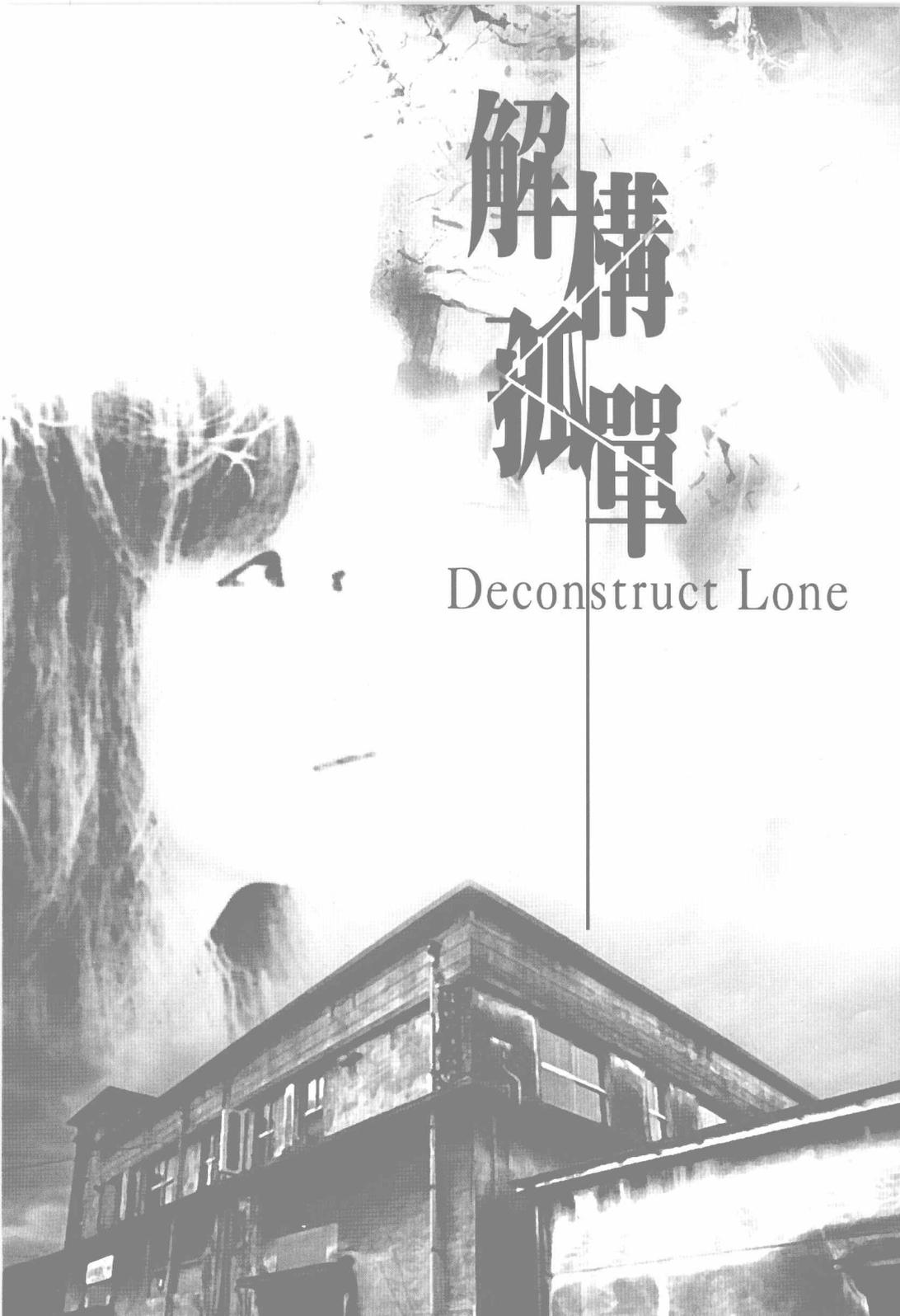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解構孤單 / 水滴 著. -- 臺北市：倫華網訊，
2004〔民93〕
面：公分. --〈讀文學系列〉
ISBN 957-29262-2-5 〈平裝〉
857.7

讀文學

Literature





解構孤單

Deconstruct Lone

【推薦序】

第一次受邀寫序，當下有些訝異，驚訝於自己年紀輕輕，既沒名氣，也沒在書寫的領域裡拿過什麼引人注目的成績，而之於書寫，我向來只是安靜地寫，於是，何以會有人邀我寫序？再者便是擔心，擔心自己在看完水滴的書之後，要是完全沒有得到任何一絲感動，我究竟該怎麼下手寫這篇序？畢竟本著我從不客套虛應的糞石個性，看完一本書，要是真沒有任何感覺的話，就算只是應付寫出一篇兩三百個字的心得或序，都難如登天。

必須寫在前頭的是，下方所言，絕對不會是通篇好話，《解構孤單》一書中不足之處，我不會加以保留，當然，關於《解構孤單》一書中的好，我也絕對不會吝於記錄與介紹。

之於我，之於一本小說或一則故事，所謂的故事性只是成就這幾千字到幾萬字的基本條件論架構，而之於我的閱讀味覺與審視標準，一則好的故事，說來從不需要太濃重的故



事性滲入其中，因為過度濃重的故事性，只會讓一本小說流於虛掩矯作，所謂的意念才是重心所在，沒錯，如同謬西幾次對我所言，意念才是一則故事的生命所在。

每個人皆擁有自己的故事，這些故事是各自獨立的、特有的，而所謂的小說固然有著幾許蕾絲、幾許夢幻、幾許包裹撫慰之用，然而，之於一個存活在現實世界而非虛擬世界中的生命個體，倘若過分沉浸在虛擬的世界（故事）裡，之於此一生命個體的成長（尤其是關乎冷靜與理智之發展），定無多大助益，反而有耗弱之效。這就是之所以我認為即便是一本小說，也不需要太過濃重的故事性的原因，我深信著，過度的故事性，對於作者與讀者雙方，弊多於利，唯有「意念」方能助使一個人的心靈得到成長。

於是本著堅持保有自己特有的書寫風格，不讓自己的書寫風格因為自身過度敏銳的文字感受力，在頻繁閱讀的當下，讓任何一個我以外的人筆下的字句，給拉了過去，並且在過往四年裡，有鑒於市面上各類如同垃圾食物般的小說類出版品日漸猖狂，因此除了自己筆下出產頻率極低的真假參半的故事，我甚至沒有碰過任何一本小說……直到四年後的現在，當我再度接觸一則故事《解構孤單》，縱使這則故事中的情緒脈絡走向並無太多處與

我相仿，也縱使《解構孤單》的故事性雖然未見過分濃烈，卻也無法歸列於清淡之流，然而，很幸運地，相較於市場上所充斥的那種一本放了幾萬字卻沒有任何一句話可以打動我的小說，即便《解構孤單》並不是每一字每一句都打動了我，在閱讀的當下，沿途搭配故事軸心的走向在咀嚼著的同時，我的雙眼還是一度長久停留在某一處，就是第十四章裡的一句話「原來自己也有夢」。

即便在去年年底，我曾經一度找到了自己的夢，然而，本著受限於健康狀況的關係，在那之後的兩個月，我不得不放棄了二十多年來第一次找到的夢，回到現時的生活，繼續安靜地活著，於是總歸說來，至今我再度回歸到尚未找到自己的夢的狀態。或許是另外因為為了保護自己，近年來我努力克制自己的感情溫度，讓自己不容易感動，以維持冷靜與理智。又或者可以說因為我習慣將用以書寫的情緒抑制在低溫範疇，這樣的文字味覺讓我對於偏冷的文字，接受度較大，致使這本書陳述感情的部分，在我看來，還是有些偏向柔軟溫情的，因此，當我在閱讀著這些有著柔軟觸感的章節的時候，確實下意識加快了閱讀的速度。



然而，「原來自己也有夢」之於這本書，這句話無關書中的情愛延展，而是簡單有力地陳述記錄著書中主角在他原先彷彿迷霧森林的生命中，找到走出這片迷林的方向。這，十分難能可貴，因為這是一處完全跳脫出愛情範疇、藉著故事發展，在數萬字中給予正旅行於屬於自己的生命故事中的每一位讀者，一記重擊所在，更是之於這本書，我所強烈感受到的意念、生命所在。

於是我期望此刻正拿著這本書的每一位讀者，能在各位的生命旅途中，找到其他異於愛情的光石，好比，請謹慎注意著《解構孤單》一書中所述的「愛情以外」的意念，因為除了上方我所提出的書中讓我最為感動的一句話所在之外，書中尚有其他難得的彩石，而我相信這些非愛情類的彩石，比之感動我，或許能夠感動你（們）更甚人生，不光只能在虛擬的愛情故事中得到感動與成長。

而我則另外期望水滴在下一回書寫這類故事時，能在以第三者的身分陳述書中角色的心境與感情（尤其關乎情愛）的當下，放入少許的……冷漠，藉以中和、平衡在我看來有著幾許不穩定的文字柔軟度，當然，這只是我私人的期望，畢竟這樣的我的建議，未必

為大眾味覺所接受。

最後，在此引領期待著水滴下一部有著更多意念（生命）的作品。

二〇〇三年深秋記于家中、音樂中

卓熙



1

如果生命不在長短而在於豐富，那麼阿秀的生命是豐富了。

天一亮，搓揉著惺忪睡眠，從兩坪不到的簡陋房內醒轉，陽光穿透以鐵絲綁在窗上兩端，充當窗簾的那塊小碎花布，空氣中隱約可見灰塵飄浮著。

眼看時間已經來不及，阿秀踉蹌著換上衣服，走出狹小房間。

漱洗後，她進入另一間較大的房裡。這是每天進出家門的習慣，總要看一看中度智障又中風臥床的母親一眼才能放心，她小心翼翼輕觸著母親滿是皺紋的臉，這動作已經持續了近十年，卻沒有一次能夠喚醒母親，即便只是希望她能回復從前的傻笑，這樣的機會都很渺茫。她不敢驚醒睡在母親身旁的妹妹，畢竟照顧母親這樣的患者是辛苦的，更何況妹妹遺傳了母親的失智，只是她屬輕微患者，生活起居仍能自理之際，阿秀教她照顧起母親倒也還不成問題。

父親死後，這一家人重擔全數落在阿秀身上，好在父親早前任軍職，才會有這間只容機車進出的眷村屋子供她們棲身，否則難以想像父親死後，她們的生命該如何安渡。



由於巷弄窄小，幾乎可以清楚的聽見對門王伯伯的打鼾聲，他們一個個不慣與羽翼壯碩的孩兒同居，搬離開一段時間又吵著搬回來，寧願委身狹小巷弄，也不願就媳婦臉色！而為了不擾人清夢，阿秀會將機車牽到巷口籃球場空曠處才發動，跨上機車她直奔往早餐店。

跳動在煎盤上的蛋、熱狗、火腿，為每一天揭開了序幕，這每天兩個小時的工作時間，每月可為她多掙得六千塊錢，近三年來阿秀相當滿意在她正常工作外，還有這份額外的收入，甚至她的動作也熟練的比老闆娘還俐落，為此老闆娘還譏笑自己笨拙。

為了改善家裡環境，阿秀在不影響白天正常工作下，幸運的有機會兼了這份早餐店的差事，省吃儉用的為這個家忙的像陀螺般，但是她無怨無悔。

父親在政府開放大陸探親時，年邁的他為了彌補隔海離散數十載的妻女，將一輩子的積蓄全數給了她們，這樣的事在眷村時有所聞；然而當年離散重逢的那一幕，直到父親闔上眼時，心中仍感到愧疚。

父親往生時，戶頭裡僅存兩萬餘元，就連買口棺木都不夠，還是鄰居們將此事張揚開來，眷村裡那些阿秀父親早前同袍，才紛紛掏腰包幫他給安葬；那一年，阿秀國中畢業剛升高一，為了配合夜間部上課時間，她白日在一家鞋廠當女工，每天重複做著膠合鞋底的工

作，屬於少女懷春總是詩的年紀，她卻開始揹負起養家糊口的重責大任。

眷村裡有好幾個和阿秀母親一樣弱智的李媽媽、葛媽媽……她們之中很多人被理了大光頭，一來不需花費那些叔伯們太多時間整理，二來走失了也好認領，總之美醜對於失智的她們來說，並不是重要的問題，所以大光頭和一張張傻笑的臉孔，是眷村裡最醒目的標的。

禮貌上阿秀喚她們某某媽媽，但是她們除了長年一臉的傻笑，並不會有其他反應，有些甚至還會做勢打人，嚴重者便會被家人禁足。

她們全是阿秀父親同輩長者，感嘆歸鄉無望，加上漸長的年歲和不確定的政令，經媒妁之言娶過門的太太，說好聽一點是娶過門，難聽的就是花錢買回來解決雄性生理問題的女人；總之，正常的女人娶回來，不是一段時間就跑掉，就是挖光某大叔的錢後逃之夭夭，當然也有許多正常的，只是這樣的例子在眷村內是履見不鮮，才會讓眷村裡的一些大叔，願意娶來像阿秀母親這款不會跑掉，又可以借她們肚皮，為年紀已一把的自己生個一兒半女，叔伯輩們一個個倒也還挺樂，反正身軀上的寂寞感襲來，身邊有個女人可以慰藉，哪還管它是智是愚！

而全眷村裡大概只有阿秀的母親沒有理光頭了，因為父親極疼愛母親，寧願每天幫她



梳頭打扮，也不願她外表難看，有時候阿秀父親甚至還會幫她母親塗胭脂。但是村裡還有另一種說法，是因為阿秀的父親愛面子，不願帶著自己老婆出門時，還讓人指指點點嘲笑他。不過說也奇怪，阿秀父親往生那一刻，她那中度智障的母親竟然掉出了眼淚來，左鄰右舍們還為此事嘖嘖稱奇許久。

阿秀母親十九年的婚姻裡生了四個孩子，阿秀上頭除了還有一個姊姊夭折於一歲三個月學走路那年，其實她還有一個面貌俊秀的哥哥，但是他不成材，不成材的原因大概和他出生的環境有關吧！國小國中時，他的家庭狀況是同學口中的笑話，為此他常在學校和那些出言譏笑他的同學大打出手，他恨死了這個家庭，也恨死了自己的出生，於是國中畢業那年，他完全脫離了這個家庭，跑哪去了沒人曉得，就連父親往生他也沒回來，知情的鄰居們一頓揚聲咒罵，說著要是當初知道老沈會生出這個兔崽子、孽子來，不假老沈之手，他們一定會當場掐死他！只是時間一久，人們也漸漸淡忘了阿秀還有這麼個哥哥。

比起她那個印象已經略顯模糊的哥哥，阿秀是有擔當多了，雖然小時候她也常遭人嘲笑自己的母親是個瘋子，不小心靈也不免為此事自卑過，但是她不同於遇事閃躲，沒有勇氣面對事實的哥哥棄家人於不顧，高一那一年，也就是父親往生後，她軟弱的肩頭仍擔起了這一切。